

欽定宋史

卷三百
二十八
之一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十七

李清臣 安燾 張璪 蒲宗孟

黃履 蔡挺兄抗王韶子厚薛向子嗣

章棫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誓經目輒誦稍能戲爲文章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佛寺火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蠹民已甚天固儆之邪因作浮圖災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韓琦聞其

名以兄之子妻之舉進士調邢州司戶參軍和川令歲滿薦者踰十數應得京官適舉將薛向有公事未竟闕銓格判銓張揆摠使自陳勿用清臣曰人以家保已而已捨之薄矣須待之揆離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也應材識兼茂科歐陽修壯其文以比蘇軾治平二年試秘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謬矣啓視如言時大雨霖災異數見論者歸咎濮議及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必擢上第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也吾不之信民間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卽條對言天地

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爲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入等以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籍甚英宗知之語王廣淵曰韓琦固忠臣但避嫌太審如李清臣者公議皆謂可用顧以親抑之可乎旣而詔舉館閣歐陽修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使韓絳使陝西慶卒亂家屬九指揮應誅清臣請於絳配與爲奴婢絳坐貶清臣亦通判海州久之還故官出提點京東刑獄齊魯盜賊爲天下劇設耳目方略名捕且盡作韓琦行狀神

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爲兩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曆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以爲不減史漢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士元豐新官制拜吏部尚書清臣官右正言當易承議階帝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六年拜尚書右丞哲宗卽位轉左丞時熙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徙河南永興召爲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真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致憾於故帥使其妻詣使者告前後饋餉過制囚繫數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獄而竄宗正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勔復駁之不聽紹聖元年

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
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
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
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
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紕元祐之政
策言悟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范純仁去
位清臣獨顓中書亟復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顓
爲相顧蘇轍軋已廼擿轍嘗以漢武比先帝激上怒轍
罷時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覲之已而惇入相復與爲
異惇旣逐諸臣并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將悉

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爲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道耶合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鄜延路金明砦主將張興戰沒惇怒議盡戮全軍四千人清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登爭利或輕身入敵令悉誅吏士異時亡將必舉軍降虜矣於是但誅牙兵十六輩上幸楚王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御史捕治本澶州娼而爲清臣姑子田氏外婦者清臣不能引去用御史言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職知真定府初蔡確子渭上書訴父寃造奇譖以陷劉摯罪清臣心知其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爲門

下侍郎僕射韓忠彥與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
張舜民不使呂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爲曾布
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清
臣蚤以詞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築都城皆命作記簡
重宏放文體各成一家爲人寬洪不忤害嘗爲舒亶所
劾及在尚書亶以贓抵罪獨申救之曰亶信亡狀然謂
之贓則不可再爲姚勔所駁當紹聖議貶或激使甘心
清臣爲之言曰勔以議事所見或不同豈應以臣故而
加重帝悟薄勔罪起身窮約以儉自持至富貴不改居
官奉法毋敢撓以私然志在利祿不公於謀國一意欲

取宰相故操持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朝議以復孟后
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
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先生曰汝方爲誦數之
學未可從吾游當羣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燾無難
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登第調蔡州觀察推官至
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用歐陽修薦爲秘閣
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兼常
平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方興新法奉行之吏或迎合求
進司農符檄日夜下如免役增寬贖造簿供手實青苗

責保任追胥苛切其類旁午燾平心奉法列其泰甚於
朝移使京東路過闕入見神宗違其儀觀留檢正中書
孔目房修起居注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燾左諫議大
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餼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王
遇使者甚敬出誠心非若奉契丹苟免邊患而已燾笑
答曰尊中華事大國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與
遼國通好久豈復於此較厚薄哉使還帝以爲知禮卽
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知審刑院決部滯訟五百餘案
因言每蔽獄上省輕重有疑則必至駁勢旣不敵故法
官顧避稽停請自今以疑獄讞者皆得輕論從之求知

陳州還爲龍圖閣直學士判軍器監命館遼使方宴近郊使者不令其徒分坐廡下力爭之使無以奪至肆儀將見又不使綴行分班使者入餘皆坐門外燾請令門見而出衆始愧悔逮辭日悉如儀或謂細故無足較燾曰契丹喜嘗試人其漸不可長也俄權三司使改戶部尚書六年同知樞密院夏人款塞乞還侵疆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羌情無厭常使知吾宥過而息兵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哲宗立復仍前議二府遂欲弁棄熙河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於是但以葭蘆等

四砦歸之蔡確輩更用事燾循循其間不能有所建明
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鬼章青宜結二邊少
清而並塞猶苦寇掠燾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
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
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
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
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
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携貳使來修貢悉如燾策宣仁太
后患國用不足頗裁冗費宗室奉亦在議中燾諫曰陛
下雖痛抑外家以示至公然此舉不可不深思而熟計

太后悟遂止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之東注
燾以河流入滌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
曰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
以爲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
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爲寒心今
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考利害
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爲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
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三年同列
皆序遷且新用執政燾獨如初詔增其兩秩燾懇辭曰
是雖有故事竊意以一時同列超升之故特用是以慰

安其心爾今日願自臣革之使朝廷不爲姑息而大臣
稍敦廉耻之風庶或有補竟不受以母憂去卒喪拜觀
文殿學士知鄭州徙潁昌及河南府入爲門下侍郎宣
仁之喪宗室旣爲三年服才越歲章惇拜相欲革爲期
燾爭之曰上以先后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茲用明
道故實耳遽改之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燾與惇布
衣交覲其助已燾不肯少下之陽翟民蓋漸有財訟而
與諫官來之邵交通開封得其事惇右之邵欲薄其罪
燾不可復欲弁劾開封燾又不可遂與惇隙明堂齋祠
爲儀仗使後官有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燾方舉劾諫官

常安民又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欲逐安民
燾爲救釋惇遂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父日華
本三班院吏以燾恩封光祿大夫至是卒年九十餘燾
免喪徽宗立復知樞密院舊制內侍出使以所得旨言
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燾請按治之都知閤守懃
領他職祈罷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懃詣燾謝郝隨得
罪或揣上意且起用欲援赦爲階亦爭之以老避位帝
將寵以觀文殿大學士有間之者曰是宰相恩典也但
以學士知河南將行上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
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固寵位而快恩讐下則

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爲公
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
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爲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
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
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虛耗未
有甚於此時而反謂紹述豈不爲厚誣哉願陛下監之
勿使飾偏辭而爲身謀者復得行其說又言東京黨禍
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初建青唐邈川爲湟州
戍守困於供億燾在樞府因議者以爲可棄奏還之崇
寧元年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

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祁州團練副使鄴州之復又
移建昌軍然棄鄴州時燾居憂不預也終不敢自明閱
再歲始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其
官職子扶靖康時爲給事中金人入京師責取金帛扶
與梅執禮陳知質程振皆見殺

張璪初名琥字邃明滁州全椒人洎之孫也早孤鞠於
兄環欲任以官辭不就未冠登第歷鳳翔法曹縉雲令
王安石與環善旣得政將用之而環已老乃引璪同編
修中書條例授集賢校理知諫院直舍人院楊繪劉摯
論助役安石使璪爲文誥之辭曾布請爲之由是忤安